駱臨海集

駱臨海集卷第十

唐駱賓王著

同里後學陳熙晉箋註

松林後裔祖攀校訂

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

舊書李勣傳勣孫敬業高宗崩則天太后臨朝旣而廢帝爲廬陵王立相王爲皇帝而政由天后諸武皆當權任人情憤怨時給事中唐之奇貶授括蒼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授臨海丞詹事司直杜求仁黜縣丞敬業坐事左授柳州司馬其弟盩厔令敬猷亦坐累左遷俱在揚州敬業用前盩厔尉魏思溫謀據揚州嗣聖元年七月敬業遣其黨監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都又令雍州人韋超詣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與唐之奇謀逆璋乃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矯制殺敬之自稱揚州司馬詐言高州首領馮子猷叛逆奉密詔募兵進討是日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

解縈因及丁役工匠得數百人皆授之以甲錄事參軍孫處行拒命敬業斬之以徇遂據揚州鳩聚民衆以匡復廬陵爲辭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杜求仁唐之奇駱賓王爲府屬餘皆僞署職位旬日之間勝兵有十餘萬仍移檄諸郡縣則天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敬業祖父官爵剖墳斲棺復本姓徐氏初敬業兵集圖其所向薛璋曰金陵王氣猶在大江設險可以自固且取常潤等州以爲霸基然後治兵北渡魏思溫曰兵貴神速但宜早渡淮北招合山東豪傑乘其未集直取東都據關決戰此上策也敬業不從十月率衆渡江攻拔潤州殺刺史李思文先是太子賢爲天后所廢死於巴州敬業乃求狀貌似賢者置於城中奉之爲主云賢本不死孝逸軍渡淮至楚州敬業之衆狼狽還江都屯兵高郵以拒之頻戰大敗孝逸乘勝追躡敬業奔至揚州與唐之奇杜求仁等乘小舸將入海投高麗追兵及皆捕獲之初敬業傳檄至京師則天讀之微哂至一抔之土未乾遽問侍臣曰此語誰爲之或對曰駱賓王之辭也則天曰宰相

之過安失此人新書敬業以之奇爲左長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瑋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爲英公府長史賓王爲藝文令前盩厔尉魏思溫爲軍師句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此題文粹作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文苑英華亦作徐今正近本作討武曌檄案朱子資治通鑑綱目中宗嗣聖六年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目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獻至是行之曌卽照字也是武后名曌在起兵後五年作檄時不得有是名違實甚矣

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首句文粹及文苑英華作僞臨朝豺豕行

武氏者人一作性溫一作和○新書后妃傳嗣聖元年太后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以睿宗卽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羣臣上號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眞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臨朝顧炎武日知錄日僞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語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

號曰周詩邶風終溫且惠傳惠順也新書姦臣李義府傳
貞觀中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脩氏族志時許敬
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耻先世不見敍更奏刪正以
仕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
限更號姓氏錄案宰相世系表武氏出自姬姓后曾祖儉
後周永昌王諮議參軍祖華隋東都丞華生士稜司馬少
卿宣城公冲字士讓太廟令楚僖王士逸始州刺史贊國
節公士彠工部尚書應國公卽后父也晉書鄭冲傳冲起自
寒微卓爾立操

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

嘗一作曾袖一作袂踐一作昭陷一作致○新書后妃
傳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太宗聞士彠
女美召爲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
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旣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
御皆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
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

訴后廢知朕引內後宮以撓妃寵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母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卽悲涕帝不能察由是昭儀得入其訾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昭儀乃誣后與母厭勝帝下詔廢后遂昭儀爲皇后舊書后妃傳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贈司空初武皇后貞觀末隨太宗嬪御居於感業寺后及左右數爲之言高宗由是復召入宮立爲昭儀遂與后及良娣蕭氏遞相譖毀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宮中后舅中書令柳奭罷知政事永徽六年十月廢后及蕭良娣皆爲庶人囚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后母柳氏兄尚衣奉御全信及蕭氏兄弟並配流嶺外遂立昭儀爲皇后尋又追改后姓爲蟒氏蕭良娣爲梟氏庶人良娣初囚大罵曰願阿武爲老鼠吾作猫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猫初囚高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開一竅通食器出入高宗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庶人泣而對曰妾等得罪廢棄

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言訖悲咽又曰今至尊思及疇昔
使妾等再見日月出入院中望改此院名爲迴心院高宗
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蕭氏各一百截
去手足投於酒甕中曰令此二嫗骨醉數日而卒後則天
頻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
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故多在東都按前云縊殺後又云
投酒甕數日卒當是傳聞之異未及刪正新書無縊殺句
李斯上秦始皇書所以飾後宮充下陳李善注下陳猶後
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舊書后妃傳才人
九人正五品故曰下陳漢書外戚傳孝武衞皇后字子夫
生微也其家號曰衞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
武帝卽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
祓霸上還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帝不說旣飲謳者進
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尙衣軒中得幸還坐驩甚
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史記外戚世家漢
與呂娥姁爲高祖正后及晚節色衰愛弛春宮指高宗爲
太子時注見上司列大常伯啓班倢伃自傷悼賦登薄軀
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陛德明左傳隱公三年釋文嬖
必計反賤而得幸曰嬖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故女無美惡
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楚辭離騷經衆女嫉余

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王逸注蛾眉好貌楚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褎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鄭褎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褎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晉書石勒載記勒笑曰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鄭氏注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靑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狄畫搖也闕狄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舊書輿服志皇后服褘衣首飾花十二樹幷兩博鬢其衣以深靑織成爲之文爲翬翟之形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大帶以靑衣革帶靑襪舄白玉雙珮玄組雙大綬受册助祭朝會諸大事則服之吾君謂高宗禮曲禮上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鄭氏注聚猶共也鹿牝曰麀釋文麀音憂按唐高宗立武昭儀爲皇后詔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

得侍從帟離朝夕宮壼之內恒自飭躬嬪嬙之閒未嘗迮目聖情鑒悉每埀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諱其穢亂以爲先帝所賜程大昌曰賓王明指聚麀之醜后曾不能設一語以自解說乃知事犯公義必不可欺口亦不能自文也

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

詩小雅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傳蜴螈也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正義曰陸機疏云虺蜴一名蠑螈水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釋文虺蜴暉鬼反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按毛傳專言蜴蓋以虺蜴爲二物說文十三篇虺以注鳴者詩曰胡爲虺蜥蜥易也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易蚖榮蚖它醫以注鳴者則虺亦蜴屬也左傳閔公元年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孔穎達疏二者皆貪殘之獸說文九篇豺狼屬狗聲又十篇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范處義詩補傳虺蝮蛇也螫毒殊他蛇爲甚蜴守宮也能十二時變色哀當今之人不能聽我之言何爲如虺之肆毒以害人如蜴之變幻莫測也按小雅維虺維蛇正義曰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

鬪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
傾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
之異據毛傳以虺蜴爲二物此以虺蜴對豺狼蓋本
此義宋書文五王傳竟陵王誕有醜面目豺狼爲性近狎

邪僻殘害忠良

僻一作佞○新書姦臣傳許敬宗爲宏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卽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拜侍中進中書令敬宗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居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李義府進宏文館學士爲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卽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復侍武后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衽矣又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傳長孫無忌貞觀二十三年與遂良入受詔太子卽位是爲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帝欲立武昭儀爲后無忌固言不可后旣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

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傅致反狀削官爵置於黔州後數月覆按反獄投繯卒褚遂良亮子高宗即位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甯及遂良入帝曰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歲餘卒韓瑗進侍中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瑗上言帝愈不聽許敬宗李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追削官爵籍其家來濟遷中書令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李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得寢以疾乞骸骨聽致仕上官儀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猒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

庶人召儀與議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禮樂記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辟逼作僻書仲虺之誥顯忠遂良又奏誓上殺姊屠兄弒君鴆母傳姊一作子○舊書外戚焚炙忠良士彠娶相里氏生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越王府功曹賀蘭越石次則天次適郭氏士彠卒後兄子惟良懷運及元爽等遇楊氏失禮及則天立爲皇后追贈士彠爲司徒周忠孝王封楊氏爲代國夫人賀蘭越石早卒封其妻爲韓國夫人尋又加贈士彠爲太尉楊氏改封爲榮國夫人時元慶仕爲宗正少卿元爽爲少府少監惟良爲衛尉少卿榮國夫人恨其曩日薄已諷皇后抗疏請出元慶等爲外職於是元慶爲龍州刺史元爽爲濠州刺史惟良爲始州刺史元慶至州病卒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乾封年惟良與弟淄州刺史懷運以岳牧例集於泰山之下時韓國夫人女賀蘭氏在宮中頗承恩寵則天意欲除之諷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獻食則天密令人以毒藥貯賀蘭氏食中

賀蘭氏食之暴卒歸罪於惟良懷運乃誅之請改其姓爲蝮氏絕其屬籍乃以韓國夫人之子敏之爲士彠嗣改姓武氏襲爵周國公俄而姦汙事發配流雷州行至韶州以馬韁自縊而死又高宗本紀永淳二年十一月癸亥幸奉天宮上苦頭重不可忍侍醫秦鳴鶴曰刺頭微出血可愈天后帷中言曰此可斬欲刺血於人主首耶上曰吾苦頭重出血未必不佳卽刺百會上曰吾眼明矣丁未自奉天宮還東都上疾甚宰臣已下並不得謁見十二月己酉詔改永淳二年爲宏道元年是夕帝崩於貞觀殿新書后妃傳楊氏徙鄭衛二國咸亨元年卒追封魯國諡忠烈詔文武九品以上及五等親與外命婦赴弔以王禮葬咸陽俄又贈士彠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魯國忠烈夫人爲妃杜預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注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孔穎達正義晉語諸公讚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櫟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胡三省通鑑唐紀注曰弒君鴆母此以高宗晏駕及太原王妃之死爲后罪

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晉書宗室列傳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舊書則天本紀高宗稱天皇武后亦稱天后后素多智計

兼涉文史帝自顯慶已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為二聖大帝崩皇太子顯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既將篡奪自臨朝稱制左傳昭公元年子羽曰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張衡東京賦巨猾閒釁竊弄神器王儉褚淵碑文桂陽失圖窺竊神器

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舊書睿宗本紀睿宗中宗母弟總章二年徙封冀王上初名旭輪至是去旭字上元二年徙封相王儀鳳三年遷洛牧改名旦徙封豫王嗣聖元年則天臨朝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為皇帝仍臨朝稱制新書后妃傳睿宗雖立實因之而諸武擅命資治通鑑唐紀十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舊書外戚傳武承嗣元爽子也嗣聖元年以承嗣為禮部尚書尋除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承嗣嘗諷則天革命盡誅皇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承嗣從父弟三思又盛贊其計天下於今冤之

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

衰漢書霍光傳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死後光為奉常都尉甚見親信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政事壹決於光記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昭帝崩亡嗣迎昌邑王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是為孝宣皇帝又高五王傳齊悼惠王次子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又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

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史記周本紀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申后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言大臣乏博陸之忠宗室鮮城陽之力勢必如趙后之禍漢褒姒之滅周也新書高宗本紀永徽六年立昭儀武氏爲皇后顯慶元年廢皇太子忠爲梁王立代王宏爲皇太子五年廢梁王忠爲庶人麟德元年殺庶人忠上元二年天后殺皇太子立雍王賢爲皇太子永隆元年廢皇太子

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永淳元年零陵郡王明甍則天本紀光宅元年二月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殺庶人賢於巴州九月甲寅大赦改元旗幟尚白易內外官服青者以碧大易官名改東都為神都丁丑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於揚州以討亂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遺訓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

桓一作袁先帝句一作奉先君之成業○新書二李傳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封萊國公賜姓徙封曹太宗徙封英高宗立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遂為尚書左僕射總章二年卒贈太尉揚州大都督子震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猷後漢書張綱傳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尚書大傳周傳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志動心悲作雅聲謂之麥秀歌歌曰麥秀蔪兮黍禾蠅蠅兮彼狡童兮不我好仇魏志夏侯尚傳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桓譚字君山事見靈泉頌暫雪桓譚之涕句注新書二李傳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為眉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贓貶柳州司馬言敬業以世臣坐貶無異於微子之出奔君山之外謫朝既

烈子孟朱虛其人討亂之兵固不獲已也舊書作袁君山談今正宋書劉穆之王休元傳論爲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嶽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順宇一作遂海攻城舊書作圖功城舊書作功○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氣蓋風雲身負日月梁書元帝紀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共憤漢書武五子傳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史記三王世家使天下失望不可賈誼過秦論振長策而御宇內魏書出帝紀爰舉義旗志雪國恥陳琳爲袁紹檄豫州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晉書劉琨祖逖傳贊曰扣楫中流誓清凶孽呂氏春秋八覽恃君篇揚漢之南

百越之際高誘注越有百種三河見敍寄貝半千詩鐵騎
見蕩子從軍賦江淹尚書符樓煩白羽投鞍成岳漁陽黑
騎浴鐵爲羣庾信哀江南賦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枚
乘上書重諫吳王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
陵之倉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左思吳都賦觀海陵
之倉則紅粟流衍胡三省通鑑唐紀注曰海陵縣漢屬臨
淮後漢晉屬廣陵梁置海陵郡隋廢郡爲縣屬江都郡唐
爲揚州今爲泰州九域志揚州東至海陵界九十里又
自海陵東至海一百七里朱鶴齡杜詩輯注曰海運當始
於隋大業中北史來護兒傳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
海入自浿水時護兒從江都進兵則當出成山大洋轉登
萊向遼海也唐太宗曩討高麗舟師皆出萊州其餽運當
從隋故道檄云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蓋隋唐時於揚
州置倉以備海運餽東北邊吳志孫權傳裴松之注吳書
日陳化爲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
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
蓋黃旗運在東南庾信哀江南賦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
於江浦左傳襄公十八年有班馬之聲古詩胡馬依北風
越烏巢南枝劒氣見螢火賦史記淮陰侯列傳項王喑噁
叱咤千人皆廢索隱喑於鴆反噁烏路反叱昌栗反咤卓

嫁反或作吒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漢書作意烏猝嗟江淹尚書符顧盼則前後生風喑嗚則左右激電嗚與噁音義同也隋書煬帝紀顧盼則山岳傾頹叱吒則風雲騰變左傳僖公四年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魏收為東魏檄梁文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庾信詠懷詩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音 公等

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安在舊書作何託□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書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傳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何晏論語集解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閻若璩曰孔安國於論語尚書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按此以周親對漢爵蓋主論語注說舊書高宗本紀永淳二年十一月戊戌命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詔皇太子監國裴炎劉齊賢郭正一等於東宮同平章事十二月宣遣詔皇太子即位於柩前詩小雅祈父予王之

爪牙傳所父司馬也箋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漢書李廣傳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北齊書魏蘭根傳或徵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書顧命傳臨終之命日顧命三輔黃圖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淮南子日周武王殺紂於宣室漢取舊名也漢書日文帝受釐宣室夜半前席賈生問鬼神之事即此也左傳文公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日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日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後漢書皇甫嵩傳嵩日夙夜在公心不忘忠史記張釋之傳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釋之免冠頓首謝日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集解張晏日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抔步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顏師古漢書注日今學者讀抔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漢書霍光傳今將軍墳墓未乾新書則天本紀光宅元年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於乾陵九月丁丑李敬業舉兵於揚州相距僅四十八日故云抔土未乾何晏論語集解六尺之孤幼少

之君邢昺疏鄭氏注此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新書則天本紀光宅元年正月癸未改元嗣聖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之已未立豫王旦爲皇帝改元爲文明四月癸酉遷廬陵王於房州丁丑又遷於均州王溥唐會要中宗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顯慶二年封周王儀鳳二年徙封英王改名哲永隆元年冊爲皇太子宏道元年十二月六日即位年二十八嗣聖元年二月六日改爲廬陵郡王房州安置聖歷元年六月遣職方員外郎徐彥伯迎於房州冊爲皇太子二年賜姓武氏神龍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即位年五十二月五日國號依舊稱大唐沈既濟議曰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當稱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降居藩邸本吾君也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以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宜曰相王未宜曰帝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位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合孝和紀每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禮兩得人無間矣按檄文前言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謂相王也此言六尺之孤安在謂中宗也春秋大義嚴於斧鉞宜

武氏見之而嬰然心慴也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聞指一作裂其一作或竟一作合若其四句舊書無此今正口史記蘇秦列傳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往謂高宗居謂中宗見與程將軍書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又宣公十二年楚少宰如晉師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史岑出師頌窮城極邊歧路見前易繫辭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周禮大司馬比軍衆後至則誅之又防風氏後至見露布老子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梁書元帝紀檄布遠近咸使知聞

兵部奏姚州道破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新書禮樂志賊

于前宣露布其日守宮量設羣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承制集文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中書令遂宣之兵部尙書進受露布舊書地理志劍南道姚州武德四年置漢益州郡之雲南縣古滇王國後置永昌郡雲南哀牢博南皆屬邑也蜀劉氏分永昌爲建甯郡又分永昌建甯置雲南郡而治於弄棟晉改爲晉甯郡又置甯州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州內人多姓姚故置姚州管州二十二麟德元年移姚州於弄棟川領縣二瀘南長明元和郡縣志姚州管縣三姚城長明長城並與州同置龍朔中于州理置都督府尋廢入巂州垂拱元年復置舊書高宗紀咸亨三年春正月辛丑發梁益等一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遣右衛副率梁積壽往姚州擊叛蠻新書南蠻傳姚州境有永昌蠻咸亨三年叛高宗以太子右衛副率梁積壽爲姚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案新舊書載高宗時征姚州破賊之事祇此考舊書張柬之傳神功初出爲合州刺史尋轉蜀州刺史舊例每歲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鎭守路越山險死者甚多柬之表論其弊曰臣竊按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

奏擢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前朝
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
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
州乃廢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
福又請置州自此蜀中騷擾於今不息伏乞省罷姚
州使隸巂府疏奏則天不納據表中稱前朝謂高宗
也證之祭趙郎將文及露布中載劉惠基俱與東之
表合則其時之姚州道大總管當即李義總也今滇
有唐朝閣印元唐故使持節河東刺史上護軍王府
君碑招慰奏置姚府已西廿餘州既處於僻界荒垂
不能爲中國輕重時復廢棄但云羈縻然貪戾君長
負遠放命突我城邑延口平人口州刺史蒙儉實始
其亂咸亨之歲犬羊大擾梟將失律元凶莫懲君武
則虓闞義以憤惋援犀衣以奮擊驅虎旅而先口勳
在王室藏於盟府案王府君名仁求乃王善寶之父
卒於咸亨五年八月碑稱蒙儉實始其亂而露布有
蒙儉和舍等有委衆奔馳之語碑稱咸亨之歲犬羊
大擾梟將失律元凶莫懲與祭趙郎將文王師失律
凶狡憑陵相合所稱虓闞奮擊即此役也碑云君長
又云刺史蒙儉當是蠻酋襲刺史也延字下闕文疑

是及字第州字上闕文不知何州以露布剖左衽而
被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證之當羈縻廿餘州之一
也新書姚州羈縻州十三詳後東之表言李義總不
言梁積壽當是梁積壽李義總俱爲總管實只一事
唐本紀言討平永昌叛蠻而東之表則云往征之後
其州遂廢意蒙儉逋後復叛尋至州廢故不敍也姚
州　今屬雲南省宋置姚州元爲姚安路治明爲姚安
府　本朝乾隆中省姚安府以州及大姚縣屬楚雄
府

尚書兵部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一
統成聖人之業是知衣裳所會義有輯於殊隣霜露所均
誠兼育於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一戎殺
前禽者就日然則利弧矢以威天下法雷霆以震域中四
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雖事切

救焚苟順時以濟物慝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緵一作緵舊書職官志尚書省領二十四司六尚書各分領四司兵部尚書一員正三品南朝謂之五兵尚書隋日兵部尚書龍朔改為司戎太常伯咸亨復也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注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賈誼過秦論履至尊而制六合徐堅初學記天部天地四方日六合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乘乾見對策文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穀梁傳僖公二十七年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左思魏都賦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邱遲與陳伯之書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孔穎達疏言萬國者舉盈數耳鄭玄注尚書以為數正滿萬國案益稷州有十二師鄭以為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一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魯語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邱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

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
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
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韋昭注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
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之君名也鄭樵通志三
王祀今湖州武康防風故國也王制孔穎達疏鄭康成注
尚書云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以塗
山會稽為一呂氏春秋八覽召數篇堯戰於丹水之浦以
服南蠻高誘注丹水在南陽浦岸也一曰崖也書武成一
戎衣天下大定任昉為齊宣德皇后重敦勸梁王令援義
而起一戎大定易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
誡吉王弼注夫三驅之禮禽逆來趣己則舍之背己而走
則射之愛於來而惡於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用其
中正征討有常伐不加邑動必討叛邑人无虞故不誡也
沈約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命師誅後服授律獲前禽
就日見暇高四詩序易繫辭下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
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繫辭上鼓之以雷霆董仲舒賢
良策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
生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
事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步卒之五兵則
無夷矛而有弓矢勝殘去殺見論語尸子星焚而人救之則

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見羣書治要朱浮爲幽州牧與彭寵書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時而動王弼易隨九四注雖爲常義志在濟物祝稱見疇昔篇老子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伏惟皇帝陛下登翠嬀以握圖憲紫微而正象乎功不宰混太始以凝神至道無爲佇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中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反踵穿胸之域襲冠帶以來王奇肱儋耳之會奉正朔而請吏爲一作名○翠嬀見表注魏晉書崔楷傳握圖臨宇惣契裁極晉書天文志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左思吳都賦憲紫宮以營室爾雅釋詁憲法也元功見靈泉頌老子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河上公注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器用晉書郭璞傳璞上疏曰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王籍昭明太子哀策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列子天瑞篇太易者未見氣也太

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又黄帝篇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於是放萬機舍宫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乘空如履實寢虛如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黄帝既寤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張湛注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曰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馮衍顯志賦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邢昺疏案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更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

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江淹報袁叔明書狂士之行有三其奇者則以紫天為宇環海為池倮身大笑被髮行歌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太液見春日離長安詩列子湯問篇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高誘淮南子墬形訓注夸父神獸也鄧猶木也宋敏求長安志宮室二闕中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北故雲陽縣甘泉山上三輔黃圖曰甘泉宮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回一十九里雲南宮記曰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之玉槐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者老相傳咸以為此樹即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蔥者也拔邢承宗西征賦注又云水名淮南子墬形訓自西南至東南方有結胷民穿胷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高誘注穿胷胷前穿孔達背

跂踵踵不至地以五指行案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曰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胷之長李善注引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是跂踵亦作反踵矣漢書終軍傳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書大禹謨四夷來王山海經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奇音羈大荒北經有儋耳之國任姓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璞傳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言在海島中種粟給食謂禺疆也案大荒東經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虢一本作號禺京郭璞傳即禺疆也李善邱遲與陳伯之書注引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帥為酋左思魏都賦思稟正朔樂率貢職史記西南夷傳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及漢誅且蘭邛君幷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

逆賊蒙儉和舍等浮竹遺孽沈木餘苗邑殊禮義之鄉人習貪殘之性

日者皇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削左衽而被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而豺狼有性梟獍難馴遂敢亂我天常變九隆

而背誕負其地險擕七部以稽誅騷亂邊疆殺戮州郡舊書
南蠻傳南詔蠻本烏蠻之別種也姓蒙氏自言哀牢之後
代居蒙舍州為渠帥在漢永昌故郡東姚州之西其先渠
帥有六自號六詔國初有蒙舍龍生迦獨龐迦獨生細奴
邏高宗時來朝細奴邏生邏盛武后時來朝賜錦袍金帶
歸國新書地理志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
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
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
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于令式號為羈縻云于州武
德四年以古滇王國民多姚姓因置姚州都督拜置州十
三興州五陵州祐州和往州舍利州范鄧州野共州洪郎
州日南州胥鄧州澄備州洛諾州右隸姚州都督府按閣
印元王南府君碑稱姚府已西廿餘州當是武德後增置也
蒙儉襲刺史見於碑和舍當亦其首領也常璩南中志楚
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於是因名且
蘭為牂牁國漢興有竹王者興於豚水初有一女子浣於
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
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濮氏以竹為
姓捐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唐蒙為都尉

以重幣諭告諸種侯王侯王服從因斬竹王置牂牁郡以
吳霸爲太守及置越巂朱提益州四郡後夷濮阻城咸怨
訴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後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
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漢書以竹王爲夜郎侯冢且
蘭既爲牂牁國夜郎無由與且蘭並域而居漢書西南夷
傳誤兩滇道者且蘭夜郎侯遂入朝而竹王不載並無夜
郎破誅之事以常志證之竹王非夜郎迺且蘭也後漢書
西南夷傳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
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
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
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
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
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
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
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李陵答蘇武書身出
禮義之鄉而人無知之俗陳琳爲袁紹檄豫州貪殘酷烈
於操爲甚班固東都賦考聲敎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徐
鍇說文繫傳融鎔也氣上融散也削左衽見上褻冠帶句
注後漢書西南夷傳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其人皆椎結
左衽邑聚而居史記陸賈傳尉他魋結索隱魋直追反結

首計謂爲謷一撮以椎而結之左傳閔公元年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漢書郊祀志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注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如貙而虎眼任防述異記獍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左傳文公十八年傲很明德以亂天常昭公元年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易坎卦地險山川邱陵也華陽國志蜀志汶山郡邛之初有七部後爲七部營軍新書南蠻傳烏蠻與南詔世昏姻其種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蠻五曰盧鹿蠻二部落分保竹子嶺六曰磨彌斂七曰勿鄧晉書王導傳徐龕狠戾久稽天誅詩大雅徐方繹騷傳騷動也說攴三篇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敓與奪同是用三門

授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二十一日軍次三腦崑崙鎮前後捕得生口知守捉山羌傍山連結十部蠻首徒五萬衆此山卽南郡中之巨防也岡巒千里西通大荒之郊谿谷萬重南極炎洲之境聳喬林而

插漢陰兕有假道之標拔崇巖以隱天陽鳥無迴翼之地峰危束馬路絶懸車賊掳臨代之形負建瓴之勢徵風召雨蛸起蜂飛驅雜種以挺災封狐千里肆沈黎而作孽雄虺九頭崑崙鎭一作崙鎭首一作有。後漢書文苑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邱陵山川章懷太子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宋書武帝紀授律尋后泝流長騖淮南王安諫誅閩越書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鍾會檄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何休公羊傳宣公十二年注墝埆不生五穀日不毛事詳軍中行路難三朏崑崙鎭地名未詳漢書趙充國傳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日語汝亡反新書兵志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日軍小日守捉日城日鎭而總之者日道其軍城鎭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日大總管地理志劍南道姚州雲南郡下武德四年以漢雲南縣地置縣三有澄川南江二守捉城新書南蠻傳南詔有十瞼夷語瞼若州日雲南瞼白崖瞼亦日勃弄瞼品澹瞼邆川瞼蒙舍瞼大釐瞼亦

曰史瞼苴咩瞼亦曰陽瞼蒙秦瞼大和瞼趙川瞼董衡釋
音瞼九儉切秦策長城鉅防足以爲塞左思蜀都賦峻岨
塍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又岡巒糾紛觸石吐雲山海經
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
大荒之野魏文帝苦寒行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十洲
記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水經注清
水篇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左思蜀都賦羲和假道於
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庾信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陰兎假道陽烏迴翼班固西都賦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
穹谷李善注楊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魏志鄧艾傳泰始
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受命忘身束馬懸車自投
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史
記趙世家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詳贈高四詩
漢書高帝紀六年田肯賀上曰秦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
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如淳曰瓴盛水瓶也
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蘇林
曰瓴讀曰鈴師古曰如蘇說是建音居偃反周書異
域傳突厥之先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既別感異氣能徵
召風雨隋書高勱傳羣凶於焉蝟起三方因而鼎立又高
祖紀蜂飛蟻聚江漢騷然後漢書度尚傳零陵賊反尚躬

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朋設購賞進擊大破之新書南蠻傳自滇稽以下古滇王哀牢雜種其地與吐蕃接亦有姐羌古白馬氏之裔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目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注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筰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漢書西南夷傳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自越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筰都最大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以邛都爲粤巂郡筰都爲沈黎郡封狐雄虺並見筆中行路難詩

臣以爲制敵以權柔遠者祇成於德敎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在乎干戈於是廣布朝恩恭宣帝澤申之以安撫曉之以存亡信重蠻陬無負黃龍之約賞隆漢爵不渝白馬之盟而地接冉駹詞屢殫於喻蜀俗通槃瓠聲不輟於吠堯祇一作理朝一作皇。漢書霍光金日磾傳贊因權制敵以成其忠書舜典柔遠邇潘岳西征賦奉義辭以伐叛吳子圖國第一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江統徙戎論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

為已用周書郭彥傳論信著蠻陬後漢書南蠻傳板楯蠻之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群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曰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興八載而天下適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而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便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還報天子天子大悅案冉駹今四川茂州後漢書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

家又妻昌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目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目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目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目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章懷太子注魏畧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史記淮陰侯傳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臣遣左三軍子總管甯遠將軍前守右驍騎萬安府長史折衝都尉上駐國劉惠基率檢校果毅驍騎尉井陘縣開國男劉乎睞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偃危旆而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閒道

而掩不備若出地中惠一作會前一作長。玉海官制部
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加
號使持節蓋漢刺史之任會要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為大
總管七年二月十八日改大總管曰大都督貞觀三年八
月李靖除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已後行軍即稱總管本道
即稱都督新書百官志武散階四十有五正五品上曰定
遠將軍正五品下曰甯遠將軍懷化郎將又十六衛武德
五年改左右翊衛曰左右衛府左右驍騎衛曰左右驍騎
府左右屯衛曰左右威衛左右禦衛曰左右領軍衛左右
備身府曰左右府惟左右武衛府左右監門府左右候衛
仍隋不改龍朔二年左右衛府驍衛府武衛府皆省府字
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與因之武德
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
道皆置府以車騎府統之六年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
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
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
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
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
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
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

餘以紮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
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
別將行舊書職官志勳官者階爵之外更爲節級武德初
雜用隋制至七年頒令定用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
軍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上騎都尉騎都尉上驍騎尉飛騎
尉雲騎尉武騎尉凡十二等起正二品至從七品新書百
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然是時已有員
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
非本制地理志河北道鎮州井陘百官志凡爵九等一曰
王食邑萬戶正一品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戶從一品
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從一品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
戶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曰開
國縣侯食邑千戶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
四品上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上九曰開國
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上周禮夏官大司馬中軍以鼙
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
而進鄭康成注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
疑惑也孫子軍爭篇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
淮南子兵畧訓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
史記淮陰侯列傳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願足下假

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左傳昭公
二十九年凡師輕曰襲杜預注掩其不備
又遣右三軍
子總管明威將軍行右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高奴弗
率左武衛天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操等陟南山之南衝其
要害之路又遣左一軍子總管前右金吾衛翊府左郎將
上柱國孫仁感率衛尉府左果毅都尉王文雅等凌北山
之北絕其飛走之途新書百官志武散階從四品上曰宣
威將軍從四品下曰明威將軍舊書
職官志左右衛每府中郎一人中郎將一人皆四品下左
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上左右武衛翊府中郎將左右郎
將人數品秩如左右衛後漢書逸民傳法眞性恬靜寡欲
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欲以功曹相屈眞曰目明府見
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
之南矣賈誼過秦論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漢書西南夷
傳大司農孫調穀積要害處注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爲要
於敵爲害也顧炎武曰此解未盡要害爲攻守必爭之地

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要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脉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舊書職官志左右金吾衛秦曰中尉掌徼巡武帝改名執金吾隋曰候衛龍朔二年改爲左右金吾衛采古名也翊府中郎將左右郎將品秩人數職掌如左右衛也諸府折衝都尉各一人上府都尉正四品上中府從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果毅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下下府從六品下按元宗親征吐蕃制衛尉兼檢校左金吾大將軍王毛仲爲左一軍總管右金吾將康海源爲副左武衛大將軍李昌爲右一軍總管左武衛將軍馬衛爲副左羽林大將軍趙成爲左二軍總管右領軍將軍秦義禮爲副右羽林將軍楊敬述爲左三軍總管右領軍將軍鮮于庭誨爲副左羽林將軍馬崇爲右三軍總管右監門將軍執失善光爲副據舊書高宗紀上元三年洛州牧周王顯爲洮州道行軍行帥領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以討吐蕃裴行儉傳上元三年詔行儉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是裴行儉乃十二總管之一耳其餘出師不必盡然也

賊首領楊虔柳諸沒弄諸覽斯等振螳蜋之力拒轍當輪縱蚊蚋之羣彌山滿谷

劉惠基高奴弗孫仁感等並忠勤克著智畧遠聞識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神劒視死無時彎弧而凶黨土崩舉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若沸鼎未窮梟首之誅救死扶傷猶致析骸之請

斯一作期惠一作會請一作變。莊子內篇人間世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蜋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說文十三篇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蟁蟁齧人飛蟲司馬相如子虛賦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注郭璞曰彌覆也諸葛亮與張裔蔣琬書姜伯約忠勤時事六韜文韜無智畧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漢書吾邱壽王傳知畧輻湊曹植求自試表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太阿見前史記范睢蔡澤列傳以義死難視死如歸魏書房豹子傳梟將首逆尅翦凶黨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大

戴禮勸學篇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陳琳檄吳將校部曲鶴鴆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李善注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蔄同役漢書劉陶傳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崔寔政論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黥劓斷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淮南子兵畧訓涉血屬腸輿死扶傷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

二十二日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騎翊府中郎將令狐智通率右武衛郎將壯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朝議大夫使

持節守銀州刺史上柱國宜春縣開國男李大志率前左武衛靜福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國陳宏義等驅犀象之卒乘地軸以右迴

○騎一作衛二兼字一本俱作內福一作初新書百官志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又節度使又兼安撫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書牧誓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按唐避虎字故云貔豹漢書諸侯王表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晉書天文志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又樂志宣受命應天機新書百官志凡文散階二十九正五品上曰中散大夫正五品下曰朝議大夫從五品上曰朝請大夫從五品下曰朝散大夫地理志關內道銀州銀川郡江南道袁州宜春木華海賦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庾信周長孫儉神道碑地軸左轉天關北開

又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嶲州都督府長史

上柱國梁待辟率守右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文成等總投石超距之材蹈中權而拊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買等騰躍鐵獸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新書百官志行軍司馬掌弼戎政居則習蒐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元和郡縣志劒南道嶲州秦漢為邛都國至漢武帝乃以邛都之地為越嶲郡屬益州按郡有越水嶲水出深羌界言越嶲者以彰威德遠也周武帝天和三年置嚴州隋開皇六年改為西寧州十八年改為嶲州皇朝因之新書地理志嶲州中都督府百官志大都督府長史一人從三品中都督府一人正五品上下都督府一人從五品上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集解徐廣曰超一作拔胡三省通鑑秦紀二注投石以石投人也齊高固桀石以投人是也超距距躍也晉魏犨距躍三百是也左傳宣公十二年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預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

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漢書婁敬傳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注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搤與扼同謂捉持之也舊書職官志左右威衛隋爲左右屯衛龍朔改爲威衛光宅改爲左右豹韜衛馬以鐵爲甲故曰躍鐵以金爲勒故曰歕金 臣等率守左衛淸宮府左果毅許懷秀等橫玉弩以高臨擬金鉦而直進予雲結陣影窗西郊赤堇揮鋒氣衝南斗颺塵埃而匝地白日爲之晝昏積氣祲以稽天滄溟爲之晦色 舊書職官志周制軍將皆命卿至秦漢始置衛將軍後漢魏因之晉武帝始置左右中三衛將軍至隋始置左右衛國家因之梁簡文帝阻歸賦屬予玦之啓異逢玉弩之相驚金鉦見軍中行路難隋書天文志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重大者多雨氣若霧非霧衣冠不雨而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趨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結予雲駕飛龍西郊見秋雲詩越絕書外傳記寶劍王取純鈞薛燭對曰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

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南斗見徽文後漢書光武紀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班固東都賦日月為之奪明邱陵為之搖震氣祲見軍中行路難莊子內篇逍遙遊大浸稽天而不溺

兵交刃接鳥散魚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膏而為泉似變萇宏之血委亂骸而擠壑若泛黿鼉之屍淮南子兵畧訓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陳書武帝紀卹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李陵答蘇武書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章懷太子後漢書光武紀注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後漢書吳漢傳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木華海賦顱骨成嶽流膏為淵莊子雜篇外物萇宏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謝靈運曇隆法師誄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左傳昭公十三年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杜預注擠隊也水經注江水篇來敏本蜀論曰荊人鼈令死其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望帝者杜

宇也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爲宇妻遂王於蜀號曰望帝望帝立以爲相時巫山峽而蜀水不流帝使令鑿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國禪號曰開明案鼈令蜀王本紀作鱉泠王象之杜宇鼈令辨曰鱉令亦作鱉靈墓在郫西五里盧文弨鍾山札記曰水經注荊人鼈令此乃人名蜀志作鼈靈新校本於漢志牂柯郡有鼈縣之注遂改爲鼈令似謂鼈縣之令非也

既而照晝高舂雲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臣度彼遊魂慮其背道使三軍齊進四面合圍

淮南子天文訓曰至於淵虞是謂高舂至於連石是謂下舂高誘注淵虞地名高舂時加戌民碓舂時顏之推家訓書證篇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故曰五更爾宋書武帝紀盧循至晉安爲孫季高所破收餘衆南走周書異域傳建德初李暉爲梁州總管諸獠亦並從附然其種類繁多保據巖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蜀志先主傳令

操遊魂得遂長惡晉書謝乂傳棄甲宵遁魏志諸葛誕傳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蛇行之陣揚麾誓衆杖節訓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失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材雄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卽墨之圍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指揮則林壑飛騰舉鵬力以揚威耀犀渠而賈勇澄氛廊祲同夏景之潰春冰滅迹掃秦若霜風之卷秋籜材雄本作雄材今據玉海行一作形指揮一作慷慨○公羊傳僖公十九年梁亡魚爛而亡也何休注魚爛從內發孫子九地篇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書牧誓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傳至牧地而誓衆漢書蘇武傳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左傳莊公十年一鼓作氣史記貨殖傳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

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
也藝文類聚武部軍識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故良餌之下有懸魚重賞之下有勇夫梁元帝蕃難未靜
述懷詩單醪結猛將芳餌引羣雄墨子公輸第五十公輸
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
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褋爲
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
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易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王弼
注爲師之始齊師者也齊眾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
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
出不以律否臧皆凶華陽國志南中志建興三年改益州
爲建甯分建甯越巂置雲南郡又分建甯牂牁置興古郡
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
軍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
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史記高祖紀悉發關內兵收三
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集解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五部言
上兵三河言答兵也卽墨見上廉察使啓見明見帝京篇
後漢書皇甫嵩傳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隋
書李德林傳與兵[illegible]揚江山山海經中山經蠆山有

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郝懿行曰犀渠蓋犀牛之屬也吳語云奉文犀之渠吳都賦云戶有犀渠疑古用此獸皮蒙楯故因名楯為犀渠南齊書高帝紀拯傾提危澄氛靜亂晉書苻堅載記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

賀遂亮大唐平百濟國碑銘冰銷夏日葉碎秋霜 戰踰百里時歷三朝生擒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諾沒弄楊虔柳等殞元行陣懸首旌門蒙儉和舍等委眾奔馳脫身鋌險雖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

班彪王命論舉韓信於行陣周禮天官掌舍為帷宮設旌門左傳文公十七年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杜預注鋌疾走貌書君陳辟以止辟乃辟傳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淮南子人閒訓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漢書霍光金日磾傳贊宗族誅夷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杜預注二毛頭白有二色禮王制班白者不提挈鄭康成注雜色曰班

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

之奇漢使開卭䆗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臨戎一戰而孟獲成禽再舉而哀牢授首斯並皇威遠暢廟畧遐宣奉予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皇輿而闢地豈日臣功無任慶快之至謹遣某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條上左思蜀都賦其園則有蒟蒻茱萸瓜疇芋區劉逵注蒟蒻醬也緣樹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辛香溫調五臟又卭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劉逵注南越傳曰使唐蒙諷曉南越食蒙以蒟醬蒙問何從來答曰西北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故漢書曰威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也案左思仕晉云魏臣者晉受魏禪也漢書張騫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卭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迺令因蜀犍爲發閒使四道並出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巂昆明漢使終莫能通注臣瓚曰卭山名生此竹高節

可作杖南中志身毒國蜀之西國今永昌是也衛宏漢舊儀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以皇帝行璽為凡雜以皇帝之璽賜諸侯王書以皇帝信璽發兵其徵大臣以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以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崔豹古今注都邑第二丹徼南方徼色赤故稱日丹徼為南方之極也蜀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漢晉春秋日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日此軍何如獲對日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日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周書武帝紀二鼓而蕩平陽再舉而推勍敵諸葛亮後出師表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潘岳西征賦敎敷而彝倫敘兵舉而皇威暢隋書賀若弼傳親承廟略遠振國威帝力見上廉察使啓楚辭離騷經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王逸注皇君也君之所乘也以諭國也

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　儉一作險又作瞼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翼之野八紘紀地炎洲限建木之鄉西距大秦雜金行而孕氣南通交趾枕銅柱以爲鄰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妖水積炎氛山涵毒霧孕一作布氛一作蒸○劉晝新論思慎第九七緯順度以光天象五性順理以成人行案七緯日月五星也漢書地理志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楚地翼軫之分野也淮南子墜形訓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紘高誘注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炎洲見上篇淮南子墜形訓建木在都廣衆帝之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盖天地之中也高誘注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張柬之乞省罷姚州表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國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案魏書西域傳大秦國東南通交

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於彼處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
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以西距大秦
證之魏收此傳核於班史矣又西羌傳贊金行氣剛播生
西羌交趾見從軍中行路難後漢書馬援傳注廣州記曰
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水經注溫水篇鬱水又
南自壽泠縣注於海昔馬文淵積石為塘達於象浦建金
標為南極之界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
北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
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左思
蜀都賦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劉逵注白狼夷在漢壽西界
顧祖禹方輿紀要赤水河在貴州畢節衛一名赤虺河按
漢書地理志犍為郡南廣縣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華
陽國志平夷縣有安樂水又符縣治安樂水會東接巴蜀
樂城南水通平羌鼈縣水經江水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
鐔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酈道元注縣故巴夷之地也漢
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為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
明楊愼赤虺河行君不見赤虺河源出芒部虎豹之林猿
孫路皆此水也源出雲南鎮雄州斑鳩井逕四川敘永廳
貴州畢節縣黔西州懷仁縣仁懷直隸廳至四川合江縣
入江武侯之渡瀘也說者謂瀘水即金沙江常璩南中志

日自爽道至朱提有水道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水至險難行步道渡三津亦艱阻故行人爲語曰楢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攏勢與天通今金沙江自雲南逕四川敍州府入江而入滇步道由晃關烏撒取道宣威州必經赤水河七星河可渡河始達滇境則三津郎此三水矣余往于役東川及官仁懷司馬征途所經雪山關壁立萬丈赤虺怒吼乎其中行人嘆渡往來如織蓋黔蜀之要隘也川多風雨想唐初未嘗不分軍假道於斯矣炎氣見秋風詩毒霧見從軍中行路難

竹浮三節肇與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頗爲中國之患年將千祀代歷百王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逾熇故三年疲衆徙閭定筰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

故一作彼。三節九隆並見上篇華陽國志士女志鄭純字長伯郪人也爲益州西部都尉處地金銀琥珀犀象翠羽出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歎明帝嘉之乃改西部爲永昌郡以純爲太守在官十年卒列葬頌東觀又南中志越巂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更以蜀

郡張裔爲太守闓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遥用闓爲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闡爲益州刺史牂牁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嶲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遥領郡從事蜀郡常頎行部南入頎至牂柯收郡主簿考訊姦褒因殺頎爲亂益州夷復不從闓闓使建甯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蟎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皆從闓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五月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秋遂平四郡置五部都尉收其俊傑建甯爨習朱提孟琰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史記司馬相如傳卬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司馬長卿便畧定西夷卬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

宣其使指价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索隱文穎曰邛者今爲邛都縣筰者今爲定筰縣皆屬越嶲郡也筰音鑿五月渡瀘已見上篇

然則大人拯物上聖乘時法乾坤以握樞體剛柔而建極知仁義不能禁暴設刑網以勝殘知揖讓不可濟時用干戈而靜亂拯一作格。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秉錄御天握樞臨極李善注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乎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書洪範皇建其有極左傳宣公十二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杜預注此武七德吳志陸抗傳哀矜庶獄

清澄刑網阮瑀紀征賦五材陳而並序靜亂由乎干戈

伏惟皇帝陛下祥摘戴玉拓地軸以登皇道契寢繩掩天紘而踐帝子雲入戶纂靈瑞於丹陵綠錯昇壇薦禎圖於翠渚垂衣裳以朝萬國崇玉帛而禮百神昭儉防奢露臺惜中人之產宣風布政明堂法上帝之宮致羣生於太和登品物於仁壽四神踐雪五老飛星君圓祥麟樂班文於仙舟女牀鳴鳳韻歸昌於帝梧四隩同文五風異色鄧林萬里纔疏苑囿之基會城九重未出池隍之域合璧照臨之地候月歸琛大鑪覆載之間占風納貢寢一作書綠錯一作蒼籙五風一作五方合璧一作六合○春秋命歷序神農戴玉地軸見帝京篇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

約冬枕方寢繩高誘注方絜四寸也寢繩直身而臥曹植
與楊德祖書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初
學記中宮部易坤靈圖日其母萌之乎雲入戶蚑龍守門
鄭乎注日謂慶都天皇之女天帝以乎雲覆衛又帝王部
帝王世紀日堯伊祁姓也母日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
丹陵班彪王命論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水經注洛
水篇舜又習堯禮沈書於日稷赤光起乎龜負書至於稷
下榮光休至黃龍卷甲舒圖壇畤赤文綠錯以授舜舜以
禪禹晉書文苑傳序是以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
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洛水有翠媯泉詳表注易繫辭下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漢書武帝紀建封襢禮百神左
傳桓公二年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
鑿昭其儉也魏志王朗傳昭儉於弋綈之服漢書哀帝紀
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書文
帝紀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
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注師古曰中謂
不富不貧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
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後漢書隗囂傳威命四布宣風中
岳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南齊書
禮志許慎五經異義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袁孝尼云明

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易乾封保合太和董
仲舒賢良策羣生和而萬物植又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漢
書王吉傳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隋蕭吉五行大義
第二十二論諸官周書云武王營洛邑未成四海之神皆
會曰周王神聖皆知我名若不知水旱敗之明年雨雪十
餘旬深丈餘五大夫乘車從兩騎止王門太公曰車騎無
迹謂人之變乃使人持粥進之曰不知客尊車何從騎曰
先進南海御次東海御次北海御次西海御次河伯次風
伯次雨師武王問太公竝何名太公曰南海神名祝融東
海神名勾芒北海神名玄冥西海神名蓐收五老見晚泊
河曲詩按請陪封禪表河浮五老海鷟四神亦五詳云司
馬相如封禪文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
李善注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梁
元帝孚覽賦麒麟五色飛兒雙翼集我君圃之旁遊我帝
梓之側李善注王粲公讌詩引字林曰丹草總名也山海
經西山經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
鳥張衡東京賦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凰薛綜注女
牀山名在華陰西六百里廣雅釋鳥鸞鳥鳳皇屬也又鳳
皇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書
鳴曰保長擧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帝梧見上梁明府啓

書禹貢四隩既宅傳四方之宅已可居顏注遁甲開山圖
曰女媧氏沒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也三辰增輝五風異色
按馬驌繹史引尚書大傳曰五風並異今本不載鄧林見
上篇呂氏春秋十二紀重已篇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
也足以勸望勞形而已矣高誘注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
囿淮南子墜形訓禹乃以息土塡洪水以為名山掘崑崙
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
尺六寸高誘注增重也古層字通作增會班固兩都賦京
師脩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李善注說文曰城池無水曰
隍合璧大鑑並見自敘狀候月見邊城落日詩爾雅釋言
琛寶也徐陵陳文帝哀冊候雨占風荒中海外顏延年赭
白馬賦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貢李善注蒼頡篇曰
賮財貨也說文曰賮會禮也庾信徵調
曲赤玉則南海輸賮白環則西山獻琛

蠢茲蠻貊敢亂天
常橫赤熛以疏疆背朱提而設險石林萬仞巖邑千重望
泰阜以相傾崤陵失四塞之阻對梁山而錯峙劍門成一
簣之峰自謂絕壤遐荒中外足以迷聲教憑深負固江山

可以逃靈誅不知玉弩垂芒滷水無九嬰之沴瑤階舞戚

洞庭有三苗之墟書益稷蠢茲有苗天常見上篇蕭吉五行大義河圖云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黃帝含樞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叶光紀水帝也水經若水又東北至僰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酈道元注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縣以氏焉僰為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涉者若將階天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楚辭天問焉有石林何獸能言左傳隱公元年制巖邑也水經注渭水篇渭水又逕清水城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東北大隴山秦谷二源雙導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峭陵見帝京篇元和郡縣志劍南道劍州劍門縣本漢葭萌縣地梁山在縣西南二十四里即劍門山也又普安縣大劍山亦曰梁山在縣北四十九里韋孟諷諫詩彤弓斯征撫甯遐荒李善注荒荒服也書禹貢聲教訖於四海憑深負固見從軍中行路難陳琳檄吳將校部曲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

吹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玉篇見上篇淮南子本經訓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高誘註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北狄之地有凶水說文十一篇滲水不利也五行傳曰若其滲作注郎計切淮南子齊俗訓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書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安國傳脩闡文教舞文舞於賓主階間抑武事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

臣等謬以散材忝專分閫白招承侯順秋帝以揚旌辭節臨邊遞夜郎而解辮自營開僰穴旆轉邛川峻岐折坂之危盡忘襟帶滇池漏江之固曾莫藩籬散材見上李少常伯啓文心雕龍檄移篇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濟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鄭康成周禮小宗伯注白日自招拒少昊食焉隋書禮儀志秋迎白招拒者招集拒大也言秋時集成萬物其功大也辭節見從軍中行路難邛

逕與陳伯之書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李善注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爵昆明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積漢書郡國志益州越巂郡邛都劉昭注河有嶂巂山又有溫穴冬夏常熱元和郡縣志劍南道巂州邛部縣巂山在縣西南九里巂水出巂山下州郡得名因此水也地在今四川越巂廳水經注若水篇邛都縣漢武帝開邛筰置之縣陷為池今因名為邛池南人謂之邛河河中有蜂巂山左思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又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杜篤論都賦關梁之險多所襟帶水經注葉榆河篇葉榆水與漢水同注滇池澤自澤又東北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上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之南賈誼過秦論上楚師深入戳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

惟逆賊設蒙儉等未革狠心仍懷豕突陸梁方命旅拒偷生城接祠雞竟無希於改旦山多神鹿終未息於擇音

左傳宣公十二年諺曰狼子野心庾信周兗州刺史鄭常神道碑蜂目已彰狼心遂革後漢書劉陶傳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

家寏上京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
壻賈人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司馬貞
索隱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張守節正義嶺南之
人多處山陸其性强梁故曰陸梁揚雄甘泉賦宦尤之倫
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注晉灼曰飛者蒙
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輩案莊子馬蹄篇齕草
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陸德明釋文司馬云陸跳
也字書作䮒䮒馬健也又逍遙遊篇子獨不見狸狌乎卑
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又秋水篇子獨不
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
之上漢書蕭望之傳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然
則陸梁猶跳梁也張謂人處山陸望文生訓非也書堯典
方命圮族陸德明釋文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
放後漢書馬援傳拜援隴西太守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
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
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章懷太子注旅距不從之
貌漢書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
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注如淳曰金形似馬
碧形似雞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姚州姚城縣九州記云
蜻蛉縣有禹穴穴內有金馬碧雞其光倏忽人皆見之漢

王褒入蜀祀之趙至與嵇茂齊書鳴雞戒旦華陽國志南中志雲南郡有熊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食毒草左傳文公十七年鹿死不擇音杜預注音所庇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孔穎達疏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炫從服說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曰言其鳴急切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注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也當從服虔說 臣以大帝宣威有征無戰

明王杖順先德後刑宏聖澤於中孚緩天誅於大造庶南薰解慍仰雲闕以翔魂東徙變音扣轅門而頓顙而祝禽疎網徙開三面之恩毒虺挻妖逾肆九頭之暴有征無戰見上篇逸周書命訓解天生民而成大命命司德正之以禍福立明王以順之劉琨勸進表仗大順以肅宇內管子勢第四十二乘時養人先德後刑房元齡注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唐太宗克高麗白巖城詔上天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易中孚卦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王弼注信發於中雖過可亮南薰見上吏部裴侍郎

書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
圖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
說苑說叢篇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
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
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史記項羽本紀項羽召見諸
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集解張晏曰軍行
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後漢書劉平傳論漢起
驅輕黠烏合之衆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撝及
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受職命賀遂亮平百濟
國碑銘是知凶水挺妖九嬰遂戮洞庭搆逆三苗已誅餘
篇見上　乃鳩集餘衆蟻結凶徒偺耳椎髻之渠千里霧合鑿
齒雕題之擘一呼雲屯夌石菌以開營拒巖椒而峻壘崇
巒切漢若登藏寶之山絕壑憑霄似瞰封泥之谷以前月
十七日連營布陣據險揚兵東西三十餘里馬步二十餘
萬聚蚊蚋而成響若雷霆縱蛇豕以為羣氣稽宇宙 稽一

作昏。沈約宋書自序姚紹爭據潼關林子累戰大破之
尋紹忽死可謂天誅於是讚統後事鳩集餘衆復襲林子
任昉奏彈曹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西
草有依南南史陳武帝本紀自羽纔撝凶徒粉潰後漢書西
南夷傳哀牢人皆穿鼻儋耳新書地理志諸蠻州九十二
皆無城邑椎髻皮服椎來集於都督府則衣冠如華人焉
書允征殲厥渠魁傳渠大魁帥也淮南子墬形訓自西南
至東南方鑿齒民高誘注鑿齒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禮
王制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鄭康成注雕文
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孔穎達疏題謂額也陸機從軍行
胡馬如雲屯廣雅釋詁屯聚也張衡西京賦浸石菌於重
涯濯靈芝於朱柯注善曰菌芝屬也初學記地理部釋名
云山頂曰冢亦曰巔亦曰椒晉書山濤王戎郭舒樂廣傳
贊陵雲切漢山叟如材廣雅釋詁切近也藏寶用趙簡子
事詳贈高四詩小爾雅廣言憑依也封泥見北眺春陵詩
魏志文帝紀樹柵連營七百餘里唐太宗破高麗賜酺詔
高麗僞主有徒十五萬連旗三十里烟火稽天若黃蛆之
吐霧發騎橫野邁赤蟻之爲羣漢書中山靖王傳夫衆喣
漂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注師古曰蟁古蚊字
靁古雷字言衆蚊飛聲有若雷也王勃拜南郊頌序長蚊

蚋之雷霆附豺狼之羽翼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杜預注言吳貪害如蛇豕臣遣中郎將令狐智通等擁拔山超海之雄當其步陣遣銀州刺史李大志等驅躍景騰雲之騎乘其馬軍遣嶲州都督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辟等領勁卒一千絕其飛走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其潛伏之軍臣率行軍長史韓慶餘等負霜戈而直進指雲陣以長驅庶令斬馘七擒將士挾雷公之怒伏屍百里蠻夷識天子之威　乘一作承辟一作壁□史記項羽紀力拔山兮氣蓋世孟子挾太山以超北海墨子兼愛篇夫挈太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崔豹古今注鳥獸第四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追電銅爵晨鳧崔駰七依服飛黃之中乘騄駬之驂輪躡虛騰雲乘風渡津宋書柳元景傳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

軍薛安都諸軍並成列安都並領馬軍方平悉領步卒左右犄角之宋書索虜傳提吳楚之勁卒總八州之銳士史記項羽紀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北史僭僞傳始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太武乘虛西伐昌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魏書慕容白曜傳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內剋拔四城江淹慰勞雍州詔忠烈之士霜戈電發南齊書孔稚圭傳泝江入漢雲陣萬里爾雅釋詁馘獲也杜預注今以獲賊耳爲馘邢昺疏大雅皇矣云攸馘安安毛傳云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魯頌泮水云在泮獻馘鄭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皆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七命見上篇楚辭遠遊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以爲衞王充論衡雷虛篇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魏策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

於是三略訓兵五申誓衆先登陷敵無遺大樹之功後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三戶蜀郡五丁氣攡

乎雲精貫白日暗嗚則乾坤搖蕩呼吸則海岳沸騰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橫劍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

海岳一作林壑○李康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李善注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隋書經籍志黃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按北堂書鈔武功部引孫子兵法論云非文無以平治非武無以治亂善用兵者有三略焉上略伐智中略伐義下略伐勢今本孫子無之是三略不始於黃石公矣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大怒乃令斬隊長二人大樹見蕩子從軍賦左傳襄公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杜預注行陳次孔穎達疏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史記項羽紀范增往說項梁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集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索

隱臣瓚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畀楚師於三戶杜預注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為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讖案顏師古漢書注引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意更顯著作地名解未免附會五丁見嶠昔篇潘岳册魏公九錫文君執大節精貫白日淮南子兵畧訓惟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朱彤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吳子應變第五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楚辭九歌少司命乘回風兮載雲旗詩鄘風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傳蝃蝀虹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飛梁偃蹇以虹指張協七命光如散電質如耀雪李善注莊子曰此劒一用如雷之震電之霍也大火見螢火賦

刃接兵交洞胸達腋自辰踰午魚爛土崩沸殘息於眉峰更切守陴之哭積員顱於重阜始成京觀之封六韜龍韜兵不

接刃而敵降服左傳成公九年兵交使在其間司馬相如子虛賦洞胸達掖絶乎心繫沈約宋書自序自辰及未斬馘千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十萬之師土崩魚爛梁書袁昂傳草土殘息復罹今酷殘息猶殘喘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杜預注陴城上俾倪孔穎達疏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覻之名俾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秦策頭顱僵仆相望於境廣雅釋親頊顱謂之髑髏趙至與嵇茂齊書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左傳宣公十二年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注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觀古亂反

惟賊帥夸干未悟傾巢之兆敢懷拒轍之心獨率馬軍憑川轉鬬驚塵亂起六合爲之寢光殺氣相

穧四溟由是變色憑一作平○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拒轍見上篇梁書武帝紀嚴城勁卒憑川為固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呂氏春秋入覽審分篇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高誘注六合四方上下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或乃迴飇狂厲白日寢光禮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王凝之風賦越四溟而蓬勃經五嶺而蕭條宋陸德明莊子釋文北冥本亦作溟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漠無極也四溟猶言四海也副總管李大志忠惟徇國義則亡軀臨危而貞節逾明制敵而神機獨遠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交前豈三軍之可奪投袂則妖徒霧廓搴旗而凶黨冰摧冰摧一作山崩○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晉書忠義傳贊重義輕生亡軀徇節潘岳馬汧督誄臨危奮節保穀全城張衡思玄賦慕古人之貞節陰符經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入封甲子神機鬼藏晉書劉喬傳劉宏與喬箋曰披露丹誠不敢不盡九死見上韋明府啟曾子制言篇君子視死如歸莊子外篇秋水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

者烈士之勇也左傳宣公十四年投袂而起宋書武帝紀舟旗遄邁而元凶傳首回戈疊揮則荆漢霧廓史記季布欒布列傳身屢與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南史齊高帝紀麾鉞一臨凶黨兵泮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所在必克賊冰摧旌

於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鬭如戰廩君之魂窮鳥尚飛似驚杜宇之魄斬甲卒七千餘級獲裝馬五千餘匹僵屍蔽野臨赤坂而非遙流血灑途視丹徼以何遠

史記淮陰侯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漢書文帝紀今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左傳宣公十二年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且即化爲蟲與諸

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王融勸高帝北伐啓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旦鶉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廚鹿左思蜀都賦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劉逵注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化爲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史記淮南王安傳僵尸千里流血頃畝隋書楊素傳兵刃暫交魚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漢書西域傳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鮑照苦熱行赤坂橫西阻火山赫南威史記范睢蔡澤列傳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丹徼見上篇

首領和舍等並計窮力屈面縛軍門覓其萬死之誅宏以再生之路惟蒙俛脫身挺險委命窮山顧巢穴而靡依延晷漏其何幾

委一作負延一作逃○左傳僖公二年許男面縛銜璧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挺險見

上篇賈誼過秦論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漢書嚴安傳窮山通谷豪士並起隋書韓擒傳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左思魏都賦晷漏肅唱明宵有程劉逵注晷漏漏刻也善曰說文曰晷景故曰晷漏宋書臧質傳凶命假存懸在晷刻

況妖徒革面徼外非復他人部落離心舟中皆爲敵國聽言梟首指日爲期凡在歸降隨事招撫與之更始復其故業首邱懷戀疑臨舊國之墟安堵識家似入新豐之邑

識家一作知歸○易革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二年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邱遲與陳伯之書部落攜離酋豪猜貳史記吳起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梟首見上篇周書韋孝寬傳隨機招撫並即歸附莊子雜篇盜跖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禮檀弓上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鄭康成注正邱首正首邱也孔穎達疏狐死正邱首而嚮邱所以正首而嚮邱者邱是狐窟穴

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虧此卽是有仁恩之心也漢書高祖紀吏民皆按堵而故注應劭曰按按次第堵牆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蜀志諸葛亮傳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西京雜記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乃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

然後班師遡水振旅禹山建鴻業於武功暢乎猷於文教庶荒陬襲中原之禮邊疆息外戶之虞華封祝堯肇皇基於千載夷歌頌漢美皇澤於三章豈與夫天帝前星賡賜秦公之冊坤元益地遙開王母之圖蓋亦有云曾何足紀

業一作勳豈一作宜星一作皇○書大禹謨班師振旅水經注溫水篇鬱水卽夜郎豚水也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是也豚水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牁郡且蘭縣謂之牂牁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牁郡治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

兵下牂牁江同會番禺是也索豚水後漢書作遯水即牂
牁江出貴州都勻府獨山州獨山司逕三角屯又逕都江
城至古州城又逕下江城至永從縣丙妹入粵西界流
東入海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姚州姚城縣禺同山有金
馬碧雞之祀班固兩都賦序潤色鴻業乎猷見表左思吳
都賦其荒陬譎詭劉逵注陬四隅謂邊遠也禮禮運盜竊
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孔穎達疏扉從外闔也莊子
外篇天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
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何也堯曰多
男子則多懼多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故辭封人曰天生萬
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
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
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
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
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已西
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
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
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
詩人誦詠已為符驗今白狼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

路經邛來大山峯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繈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漢書天文志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案天帝前星謂為天之子也張衡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薛綜注大帝天也易坤卦至哉坤元梁元帝金樓子與王篇堯乃老使舜攝行天子政西王母使使乘白鹿駕羽車建紫旗來獻白環之玦益地之圖乘黃之駟斯並乎謨廣運廟略遐覃一戎而荒景肅清再鼓而邊隅底定豈臣等提戈擐甲克全百勝之功杖節揚麾能通九變之策詣藁街而獻捷大帝成規閫袂杜之勞還小臣何力不勝慶快之至謹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巂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奉露

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條上張衡東京賦乎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晉書羊祜傳外揚王化內經廟畧吳志周魴傳遠在邊隅江汜分絕吳語夜中乃令服兵擐甲韋昭注擐貫也甲鎧也史記魏世家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孫子九變第八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魏武帝注變其正得其所用有九漢書陳湯傳湯與延壽出西域上疏曰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閒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注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槀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爲槀當爲槀槀街卽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洛陽西京無也詩小雅序杕杜勞還役也左傳成公二年晉師歸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漢書循吏傳龔遂爲勃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

臣之力也

爲李總管祭趙郎將文

姚州道大總管李義祭趙郎將之靈張柬之請罷姚州屯表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新書兵志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鎭而總之曰道其軍城鎭守促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舊書職官志中郎將領本府之屬以宿衛左右郎將貳之案姚州露布不詳總管何人新舊書列傳載張柬之表皆作李義總而此文正作李義未詳孰是柬之表稱郎將趙武貴討擊破敗與祭文所述相符蓋從李總管至軍中作也

惟靈降精辰象委質昌期秉筆文場早徇封侯之志影纓武帳坐昇戎秩之榮王儉褚淵碑文辰精感運昴靈發祥李善

注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注曰辰星房星也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嶽之上靈李善注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預注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孔穎達疏策簡也質形體也古之仕者於所臣之人書已名於策以明繫屬之也拜則屈膝而委身體於地以明敬奉之也質如字俗以曲禮童子委摯而退孟子出疆必載質讀作委贄非曹植文王赤雀贊嗟爾後王昌期而王棄筆封侯見宿溫城望軍營詩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文場筆苑有術有門鮑照詠史詩仕子彯華纓遊客竦輕轡武帳見疇昔篇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還居近侍兼贊戎秩

屬濵浦挺妖昆明習戰應星文而動將奉天罰以揚威不能宏妙筭於五戎叶神謀於九變致令王師失律凶狡憑陵雋穴南臨同五溪之深入邛關北阻類雙嶠之不歸亭候多虞故有負於明代春秋責帥豈無愧於幽途

濵浦見從軍中行路難昆明見

汴京篇隋書天文志郎將一星在郎位主闘具所以為武備也書允征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禮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鄭乎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孔穎達疏按周禮司兵掌五兵鄭司農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如鄭所云則此注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丈二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六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九變見後露布也失律見前露布魏志高柔傳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誕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發之羣相誣罔之漸左傳襄公七年馮陵我城郭杜預注馮迫也嵩穴見露布後漢書馬援傳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征五溪明年春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水經注沅水篇辰水又右會沅水名之為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水又逕沅陵縣西有武溪源出武山與酉陽分山水源石上有盤瓠跡猶存矣元和郡縣志江南道辰州蠻

戎所居也其人皆盤瓠子孫或曰巴子兄弟入爲五谿之長今酉谿在州西次南武谿次南辰谿次東南熊谿次東南朗谿其熊朗二谿與酈道元水經注雖不同推其次第相當則五谿盡在今辰州界也案武溪即無溪亦作潕卬關見從軍中行路難左傳僖公三十二年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杜預注殽在宏農澠池縣西此道在二殽之閒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二別阻漢坻雙峭望河澳張衡東京賦西登少華亭候脩勑後漢書光武紀築亭候脩烽燧章懷太子注亭候伺候望敵之所前漢書曰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因之不改一堠左傳襄公三十年以晉國之多虞蜀志諸葛亮傳建興六年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屬三軍至有衘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陸機

泰山吟幽塗延萬
鬼神房集百靈
悲夫任賢與能明君之事也陳力就列忠臣之節也耶將雖見危授命固誠節之有餘臨難權機何智謀之不足嗚呼哀哉
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禮禮運選賢與能何晏論語集解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李元操為陳宣帝
祭比干文觀竅剖心固守誠節忠臉白日義概秋天禮曲禮上臨難毋苟免江淹報袁叔明
書容貌不能動人智謀不足自遠
義猥以散材謬專分閫途經夷落路踐戎場停疲驂於九原悲來有地痛遺骸於四野泣下無從暫輟征旅之勤爰從掩骼之義庶幽靈有託梧邱息入夢之魂壯士不還薤露起送終之曲
露一作
歌○散
材見洊捷詩分閫見後露布夷落見從軍中行路難謝朓
冬結羈懷示蕭諮議虞田曹劉江二常侍詩疲驂見返
恩波不可越九原見挽歌藝文類聚樂部鮑照結客少年
場行升高臨四野表裏望皇州案野文選作關泣下無從

見與博昌父老書月令季秋之月掩骼埋胔注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魏武帝祠太尉橋公墓文幽靈潛翳邈哉緬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出畋有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江淹詣建平王上書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鴻亭之鬼無恨於灰骨荊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薤露見挽歌

嗚呼哀哉九眞邊徼萬里長安城危疏勒山峻皐蘭因原爲隴卽壤成棺夕陰低而平蕪晦秋風急而荒戍寒嗚呼哀哉異域幽埏但有新栽松柏他鄉古木非復舊邑枌榆感平生其若斯聊申絮酒儻聽明之不昧式薦簞醪尚饗

低一作墟或一作式○漢書地理志九眞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元和郡縣志嶺南道愛州秦象

郡地也漢平南越置九眞郡案九眞今入安南國演與安南接境故曰九眞邊徼也舊書地理志驩南道姚州至京師四千九百里云萬里者極言其遠不必泥實也水經注河水篇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暨于溫宿之南左合枝水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東南流逕疏勒城下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整衣服向井再拜水泉奔出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神遂即引去後車師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同生死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章帝納司徒鮑昱之言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相依而還案漢書西域傳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後漢書耿恭傳章懷太子注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延州蒲昌縣城是也柳中即今西州縣舊書地理志西州在京師西北五千五百一十六里是金蒲去關寵所屯之柳中

不遠恭豈應遷於三四千里之外審諸情勢均不合據隋
書西域傳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都城方五里國內有
大城十二小城數十疑恭所據者疏勒別城之一非其都
城也皐蘭見單中行路難禮曲禮上適墓不登壟注壟冢
也墓塋域方言冢或謂之壠郭璞注有界埒似耕壠因名
之謝惠連古冢文窮泉為塹聚壤成基鮑照冬日詩曛霧
蔽窮天夕陰晦寒地江淹去故鄉賦窮陰匝海平蕪帶天
朱超泊巴陵詩古邨空列樹荒戍久無樓後漢書班超傳
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王筠昭明太子哀冊文幽埏夙啓乎
宮獻成枌柏見挽歌西京雜記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
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
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
通塗亦競識其家宋敏求長安志縣五臨潼縣枌榆社漢
書日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社在新豐東北十
五里梁元帝玄覽賦彼桑梓之必敬況枌榆之舊鄉謝朓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繐帷飄井幹鐏酒若平生後漢書徐
穉傳章懷太子注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
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
以裹雞徑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
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左傳莊公

三十三年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黃石公三畧上畧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味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鄭康成注尚庶幾饗歆也

釣磯應詰文

余以三伏晨行至七里灘此地卽新安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淸洞徹見底往往有羣魚戲歷歷如水上行耳一作歷如行空中○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裴駰集解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伏張守節正義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爲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盛暑也歷忌釋云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徐堅初學記歲時部下陰陽書曰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後伏

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後漢書逸民傳章懷太子注顧
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
山桼灘一作瀨元和郡縣志江南道睦州清溪縣新安江
自歙州歙縣界流入縣東流入浙江桼清溪今浙江嚴州
府淳安縣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
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除為諫議大
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水經
注漸江水篇紫溪東南流逕桐廬縣自縣至於潛凡十有
六瀨第二是嚴陵瀨帶山山下有一石室漢光武帝時
嚴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
周迴十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遊也元和郡縣志睦州桐
廬縣嚴子陵釣臺在縣西三十里浙江北岸也廣雅釋水
磯磧也說文九篇磧水陼有石者周明帝貽韋夐詩坐石
窺仙洞乘槎下釣磯沈約新安江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
遊好詩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
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李善注十州記曰桐廬縣新
安東陽合水於此仍東流為浙江吳均與朱元思書自
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
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漢相和曲江南篇魚戲蓮葉
閒水經注淯水篇淥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

空矣所謂淵無潛鱗也

舟人有釣者試取餌而投之或有游而不顧之者或有含而輒吞之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掉尾揚鬐有若恃力而自免其少退也卽鼓鰓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於人道窮乎我將欲以下座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

一本試取餌而投之下有或有浮而不顧者或有含而復吐者或有廉隅莫之近者或有貪而輒吞之者四句恐係後人增改○劉向說苑政理篇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司馬相如上林賦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注郭璞曰鰭背上鬣也郭璞江賦揚鰭掉尾噴浪飛涎鰭亦作鬐謝靈運山居賦或鼓鰓而濡躍或掉尾而波旋濡沫見久戍邊城篇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其次詘體受辱詘與屈通魏志劉曄傳裴松之注傅子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

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馮子莊周逆見詠懷古意詩

余乃祝之曰猛獸搏也拘於檻穽鷙鳥攫也蔾於樊籠素黿靈也被髮阿門白龍神也挂鱗且網何不泥潛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鉤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後漢書法雄傳章懷太子注檻謂捕獸之機也穽謂穽地陷獸也子牙子發啓篇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王逸離騷經注鷙執也謂能執服衆鳥鷹鸇之類也陳琳檄吳將校部曲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樊籠見夏日遊山家篇莊子雜篇外物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陸德明釋文宋元君李云元公也案元公名佐平公之子阿門司馬云

河屋曲䆪也宰路李云淵名龜所居余音預且子餘反姓余名且也說苑正諫篇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謝朓將遊湘水尋句溪詩既從陵陽釣挂鱗驂赤螭王逸九思悼亂白龍兮見䠶靈龜兮執拘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事證莊子夢人被髮闚阿門卽白龜也說苑白龍為豫且所網而集本以阿門作河津且網為罝網張衡應閒夫元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魚鼈黿鼉以淵為淺而歷穴其中張衡歸田賦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易繫辭上生生之謂易王弼注陰陽轉易以成化生孔穎達疏生生者不絕之辭張華鷦鷯賦序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

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擬迹而後投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道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緡於川登魚於陸烹

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廚屢求之將何圖今舍之
將何欲道一作業生一作乖○至人見螢火賦揚雄解嘲
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崔瑗座右銘隱心而後動謗
議甫何傷李善注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夏侯子樂毅論
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
易繫辭上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虞翻注悔則象憂吝則象
虞也孔穎達正義悔者其事已過意有追悔之也吝者當
事之時可輕鄙恥故云吝也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與一
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詩召南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毛亨傳緡綸也爾雅釋言緡綸也郭璞注緡繩也江東謂
之綸崔寔答譏沈緡濬壑棲息高邱莊子內篇大宗師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詩檜風誰能烹魚漑之釜鬵傳烹魚煩
則碎治民煩則亂知烹魚則知治民矣左傳隱公三年杜
預注羞進也周禮庖人鄭氏注庖之言苞也
苞裹肉曰苞苴說文九篇庖廚也廚庖室也
余笑而應之
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幾之謂神舍生
之謂道殷乙聖人也囚於夏矣孔邱賢人也畏於匡矣且

夫明哲之賢尚罹幽憂之患況乎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

舍一作養又作含今據文苑英華且夫二字一作以○楚辭漁父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易繫辭下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舍生句用孟子舍生取義意史記殷本紀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囚夏見獄中書情篇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孔子賢人也逐於魯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兗州陳留郡長垣有匡城劉昭注陳留志曰孔子囚此案長垣春秋衛地今屬直隸大名府禰衡鸚鵡賦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羇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皇甫謐高士傳子州支父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故曩吾有心也恐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舍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京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饑者半菽可以充腹爲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鮮而後明三與之規勸大命而後寄一餐之飽擒而不殺可不謂仁

乎獲而不饗可不謂廉乎而舍一作亡求奇一作冀○陸機弔魏武帝文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劉向列女傳賢明楚老萊妻傳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饑案今陳風作樂飢傳樂以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藥飢陸德明釋文樂本又作藥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疒下作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疒下作尞案說文云藥治也療或藥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藥漢書項籍傳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注孟康曰半五升器名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呂菽雜半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菽謂豆也小鮮見上梁明府啓烹鮮句注三異見春夜宴明府宅宴詩馴督雄句注書甘誓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傳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後漢書皇甫嵩傳漢陽閻忠干說嵩曰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過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且夫垂竿而爲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石兆應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之善

鈞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伏勝尚書大傳畧說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文王拜之尚父曰望釣得魚腹中有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鄭玄注釣得魚魚中得玉璜也左檢猶卽也提者取也半璧曰璜按開元占經引大傳與此稍異並鄭注呂氏春秋八覽觀世篇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水經注渭水篇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乘高激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卽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丸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迹罕交東南隅有一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卽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跪餌兩厀遺跡猶存初學記武部太公曰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取呂尚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稱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按此條見六韜文韜太公曰當作太公六韜曰疑脫二字今本無釣川釣國二句蓋逸文也夫文王制六合爲鈎懸四履爲餌盤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

而登尚父四履一作西伯一本二爲字上有而字○六合見露布左傳僖公四年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預注履所踐履之境水經注淄水篇城臨淄水故曰臨淄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爲營邱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賜之以四履都營邱爲齊筮顏注指文王出獵之卜也詳對策文非熊注詩周頌清廟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陸德明釋文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書說命上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揖史記齊世家呂尚以漁釣干周西伯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孔穎達疏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之曰望而維師謀云呂尚釣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宋玉釣賦宋王與登徒子偕受釣於乎淵退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

子曰夫予淵天下之善釣者也宋玉進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螾也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鉤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王曰其釣未可見也王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韌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鉤可謂均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

繇此觀之蹲會稽而沈犗者鮑肆之徒也蹈滄海而負鼇者漁父之事也斯蓋眇小者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釣哉

釣本作爲今從初學記○莊子雜篇外物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陸德明釋文鉤本作釣巨緇司馬云大黑綸也犗郭古邁反云犍牛也徐音界說文云騬也司馬云犍牛也蹲音存會古外反稽古兮反會稽山名今爲郡也騖音務一本作驚鮑肆見詠懷古意篇列子湯問

篇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名曰歸墟其中有
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
萊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
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
禹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
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
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揚
雄方言眇少也宋王釣賦今察乎淵之釣也左挾魚留右
執槁竿立乎瀟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閒精不離乎魚喙思
不出乎鮒鯿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復勤獲不當費斯
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